

西域南海 史地考证译丛

第一卷
冯承钧 译

商 务 印 书 馆

西域南海史地考証譯丛三編

馮承鈞譯

商務印書館

目 錄

「蒙古侵略時代之土耳其斯坦」評註	一
蕁麻林	四
蒙哥	七
四天子說	八四

「蒙古侵略時代之土耳其斯坦」評註

見通報一九三〇年刊
二至五六頁 伯希和撰

巴爾脫德(W. Barthold)君的佳作蒙古侵略時代之土耳其斯坦 (Turkestan v épokhu Mongol'skago našestva) 是於一九〇〇年在聖彼得堡出版的。已經有好多年覓不着這部書了，又因為原書是俄文，所以有許多西方學者未能參考。此次 E. Denison Ross 君同 Gibb Memorial 的董事們，將原著者重新修改的本子譯爲英文，這是應該祝賀的。英文譯本僅將一九〇〇年俄文本第一冊之諸東方語言原文刪除。註一

註一 鈞案英文譯本題曰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, 1928。

我欣然將這部材料豐贍的著作重讀一過，看此書一至六三頁所包含之加以鑑別的參考書目，同著者所撰成吉思汗所組織之蒙古帝國的大勢，他的內容實在比他的標題所披露的多得多。

伊斯蘭教撰述之採用，也表示一種範圍極廣的調查。著者此外當然引用迄今不甚佳的蒙古文著作，同比較很優的漢文著作。不過除開漢學家以外，別人所能參考的漢籍，祇

有些片斷材料，而且這些斷篇，除開修道院長 *Palladius* 的譯文外，其他譯文皆有很多缺點。

著者所轉錄的東方名稱很忠實，可是有些名稱，我以為寧可用別的寫法。比方將玄奘寫作 *Hien-Tsang*（二頁、七〇頁等頁），不應用 *1*；英文應寫作 *Hsüan-tsang*，法文應寫作 *Hien-tsang*，奘字並無顎音。又如成吉思汗的名字鐵木真，第一箇韻母應作 *a* 或 *e*，與其寫作 *Tamuchin*，不如在英文譯寫中寫作 *Temuchin* 倒與 *Tamujin*（或 *Temujin*）更為相近。又如那顏（*noyan*），是波斯文同漢文的對音，比此書所用的 *noyon* 更好。此書還保存 *Qudatku Bilik* 的寫法，我不明甚麼緣故。

公公道道說，我對於此書純屬伊斯蘭教撰述的部份，幾無何種指摘的地方，可是在蒙古文同漢文兩方的事實同名稱，我想提出若干考證，以供著作者的指正。

三七頁同其他諸頁：從前我同著者一樣，也同衆人一樣，皆說蒙韃備錄的撰人是孟珙，可是王國維業已證明其非，其撰人或是趙珙，可參考通報一九二八及一九二九年合刊一六五至一六六頁。此外著者在本書四六〇頁所採蒙韃備錄的記載，其事並與成吉思汗無干，因為一二二一年時，他在西域伊斯蘭教諸國，宋使從未在燕京見過成吉思汗。原書

所說的是成吉思汗留在燕京的部將木華黎 (Mungai)。著者同 Vladimircov 在他所撰的成吉思汗書中一樣，皆爲 Vasiliev 的譯文所誤，因爲譯文將木華黎的「國王」官號譯作 tsar (察罕)。

三八頁註二：應讀若：黑韃事略同皇元聖武親征錄，現在並證明標題中原無「皇元」兩字，僅稱聖武親征錄而已。可參考通報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合刊一六九頁註一。

四三頁：海山汗 (一二〇八至一二二一) 用英文譯寫，應作 Haisan，或還原作漢語外的寫法 Qaizan，而不應作 Kaisan。西藏文固然有一種晚見的寫法作 Haisan (參考 Huth 撰蒙古佛教史第二篇三五頁)，可是並不可靠。

四四頁：Hyacinthe Bieurin 神甫所譯的，並不是元史的節本，乃是最先四汗的本紀。不幸這位神甫在人名地名方面採用了乾隆時元史語解改訂的名稱，致使他的譯文成爲無用，並且時常使 d'Ohsson 同 Berezin 有所誤會。

四五頁：刺失德丁 (Rashid-d-Din) 與聖武親征錄相近的地方，比較一三六九年的元史還要多。刺失德丁或告訴他蒙古事蹟的那些人，所採用的蒙古史事，必定是代表漢譯聖武親征錄的原本，至若元朝祕史所代表的，另是一種傳說，內容頗異。

五一頁同三八八頁：說 *bakshi* 是本於梵文 *bhikṣu* (比丘)，不甚可靠。我們現在以爲此名是漢語博士兩字之對音，可參考 *Laufer* 撰文，見通報一九一六年刊四八五至四八七頁(五五七頁的註子大誤)，同我在亞洲報一九二五年刊上冊二五四頁中的說明。這箇漢語名稱很流行，他在日本語中，不僅有漢、和的讀法 *hakushi*，而且有完全日語化的讀法 *hakase*。

· 八二頁：漢文「那密」兩字，通常不能還原作 *Namik*。難道阿剌伯語 (*Arabe*) 的實在讀法不是 *Namith* 麼？

一三四頁註四：Ta-mo 應作 Tu-mo，漢語「獨莫」兩字假定的原名，作 *Tughmaq* 或 *Tughmag*。因爲中國人常將突厥字發聲之 *ṭ* 聽作 *ṭ*。至若晚見的 *Tum* 寫法，祇能本於中間喉音之刪除。(參考唐時對於蒙古從前的禿兀刺 *Tughla* 今土拉 *Tula* 水之「獨樂」譯名，見上引通報二二二頁。)至若 *Tughmagh* 在 *Tum* 裏面喉音收聲之喪失，可以上溯到中世伊蘭語沒有 *-gh* (或 *-g*) 之一種寫法。

一六三頁註一：漢語「渴塞」假定是 *Kasak*，遷就可以說是 *Kassak*。若說他的對音是 *Kassan*，則很難承認。或者漢文譯名有誤，我現在還未見着滿意的答解。

一七〇頁：Čiandkath 同 ĵinanjath 似乎一樣近類真相。

一九七頁：關於四大國之判別者，可參考拙撰四天子說，見通報一九二三年刊九七至一二五頁。

一三二頁註二：漢譯「摸胡壇」一名，並不如 *Lauter* 在支那伊蘭五三二頁中所言之明瞭。其原名好像是 *Maghndan* 或 *Maghndan*，可是很難採用 *Lauter* 之說，說他同 *Mobedhan*, *Mobedh* 的構成一樣。案 *Mobedhan* 之構成，固然是 *Mobedh* 又加表示多數之 *-an* 至若 *Maghndan*，好像是由 *Maghu* 又加 *-dan* 構成的。

一三二頁註十二：漢譯 *danismand* 作「荅失蠻」，曾經元代碑文中蒙古語寫法之 *dašman* 所證實。

一五七頁註五：與其用 *Ilak*，似以用 *Ilig* 爲優。後一字此言王，今日已見畏吾兒語著錄（就中可參考 F. W. K. Müller, *Uigurica II*, 索引）。

一六一頁註一：我箇人以爲與其作 *Sabuk-tegin* 或 *Sit-beg-tegin*，不如作 *Sibäk-tegin*，或 *Sibük-tegin*。關於古突厥語固有名詞中之 *Sibäk*（就是著者之 *Sebik*，或 *Sewik*，鈞案唐譯作娑匐）者，可參考通報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刊二四三頁。此名男女並用，至

若等如 *Säbäk* 之 *Säbük*，在 *Qutadgha Bilig* 中已見有 *Säbük* 同 *Sävük* 的著錄。（參考 Radlov, IV, 502, 506） von Le Coq 君也贊成 *Sävüktegin* 的寫法。（*Türk. Namen und Titel in Indien*, p. 1.）

二六九頁：著者在此處同在三〇八頁、三三三頁，皆說 *Baighu* 似應改作 *yabghu*（葉護），此事或者可能。然而不應忘者，在蒙古語固有名稱中，曾見有「伯忽」的寫法，此「伯忽」二字，通常可以還原作 *Baigu* 或 *Baighu*。又案突厥語中有一箇與鷹相類的鷲鳥，名稱 *biglu*，而突厥語同蒙古語之固有名稱中，使用獵鳥的名稱，頗不少見，這是世人所知道的。

二八四頁註七：貨幣之 *yagha* 的寫法，或者洵如著者的假定，是 *yaghan*（此言象）的省寫（參照 *Tamir-toghan* 名中之 *toghan* 作 *togha* 之例），然而或者也是一種古寫法。因為現在我們知道古畏吾兒語名象曰 *yangu*，而 *yagha* 應是一種無鼻音的寫法（參照亞洲報一九一三年刊上冊四五至四五九頁）。關於用鼻音同不用鼻音的寫法，可引證漢語「樣磨」譯名，此名所指的是 *Yagma* 部落，而譯名則假定是 *Yagma* 的對音（亞洲報一九二〇年刊上冊一三五頁）。還可引證我對於滿洲語所設想的一種假定，滿語稱漢人單數曰 *nikun*，複數曰 *nikasa*，這箇名稱是由蒙古時代 *Nankiyas*, *Nangkiyas*（南家）

轉化而來的(亞洲報一九一三年刊上冊四六五至四六六頁)。

二八六頁註二: Meliorinski 所研究的阿剌伯語突厥語字典, 今知爲 Ibn Muhanna 所撰, 不知何故著者尙謂佚撰人名。Zarib 的解釋, 已見 Meliorinski, p. 057 頁中, 或是著者以爲這是新說, 遂以爲他確實可靠, 因爲在 Ibn Muhanna 書中兩見 *arslan* 的著錄, 可是寫作 *arslan* (p. 067)。遷就着說可以說是前面 *qablan* (*qaplan*) 一字之訛寫, 如此看來, 我們不可遽然認定有些突厥人的十二屬中有箇「獅年」。(雖然 Marco Polo 有獅年的著錄, 可是他常將虎作獅, 比方以虎符作獅符之類, 好像是受了波斯語 *šer*, *šerh* 等字的影響。) 在孔士坦丁堡 (Constantinople) 一九二二年出版的 Ibn Muhanna 本中, 對於虎年, 未見有用與 *bars* (虎) 意義相同的 *qaplan* 同 *arslan* 等字者。所以 S. E. Malov 在 *Zapiski Kollegii Vostokovedov* 第三冊中, 未曾討論這種問題。現在我手邊也無 *Kağhārī* 書關於十二屬的材料可以參考。Ibn Muhanna 的十二屬名錄是出於一〇二七年紀錄的, 其中將魚 (*baligh*) 代龍, 此處或者有一箇有利於 Poppe 所提出的假定之小小根據。他以爲 *Qazwīnī* 書中所著錄蒙古語來歷不明的鱷魚名稱 *baḡqun* (*basalqun*), 是蒙古語 *baḡasun* (魚) 之字母顛倒的寫法, 而突厥語之魚的名稱則作 *balıq* (亞洲報一九二七 years 上冊二八九頁)。世人也可

仿照他的假定，解說來歷不明的 *Balasaghun*（八剌沙袞）的名稱。從前也有人提議（如 *Bretschneider, Med. Res. I, 18*），以爲這箇地名就是 *balghasun* 之字母顛倒的寫法（蒙古時代的寫法如此，舊蒙古語作 *balghasun*，此言城），突厥語相對之稱則作 *baligh*（城），然而這類的假定是很不可靠的。王國維（觀堂集林十四、三至五頁）也曾試爲解釋八剌沙袞的名稱，以爲就是唐代的「裴羅將軍」城（參照沙畹（*Chavannes*）撰西突厥史料十頁），可是「裴羅將軍」的對音應是 *Boilasangün* 或 *Bulasangün*。

三一七頁註二：著者以爲此處之「州」，原名非突厥語名，乃是波斯語名。有不少名稱固很難說他是原出阿爾泰系語，或伊蘭系語，然在此處除有反證外，我以爲此字是出於阿爾泰系語的。突厥察合台（*Jaghatai*）語有一箇字，曾經 *Radlov* (III, 2044) 譯寫作 *çolga* 者，他訓爲「川谷、或山足有水草的平原」，而將他分解爲 *çol + ga*。案 *çol* 是一箇突厥字，義爲荒野，曾見噶昆（*Orkhon*）河諸碑文著錄，而在蒙古語中寫法與意義皆同。註二 *Vullers* (I, 602) 曾著錄有 *çolga* 或 *çulga*，他的定義同 *Radlov* 一樣，他也說是出於 *çol*。此二字典編纂家的定義，皆是採自 *Abuŋga* 書的，則可見 *Vullers* 僅在一部突厥字典中認識此字，而非波斯語字。可是 *Abuŋga* 所誌的荒野作 *çol* 而別一字寫作 *jolga* 或 *julga*，而不

作 *colga*，並未說此二字有何種關係。註三其實我以為應該將 *col* 同 *jolga* 分開，此二字皆非波斯語字。第一字或者獨爲突厥語字，而第二字或者原是一箇蒙古語字。因爲寫荒野作 *col* 的蒙古語，有一 *jilga* 字，訓作草原，此字顯然就是 Radlov 之所謂 *colga*。況且用 *ɣ* 發聲，而不用 *ç* 發聲，曾經下面兩種語言所證實：突厥 *kilar* 語之 *ɣolgo*，此言「澤中之草丘」。乞兒吉思 (*kirghiz*) 語之 *julgo*，此言「小谷」(Radlov, III, 451; IV, 186)。可以例已。Vullers 同 Radlov 所引察合台語之 *colga*，好像必須改正爲 *jolga* 或 *jilga*，此字在蒙古語中很古，因爲在元朝祕史第二四七則中寫作 *jolka*，而訓爲川。註四 Pavet de Courteille (p. 298) 在 *colga* 條下，除訓爲「灌溉的平原」外，又訓爲「城市的區域」。Vambéry 在 *jolga* 條下訓義亦同。如此看來，他們在 Vullers 以爲有兩箇字的地方，認作一字。一箇是訓爲灌溉的平原之 *colga*，一箇是訓爲疆域之 *jolga*。Vullers 對於後一字，取材於 Quatremère 所撰之 *Notices et Extraits*, XIV, 1, 59. (Quatremère 讀作 *jilka*) 很多，因爲此字自蒙古時代以來，常見於波斯載籍，甚至並見於 Babur 的「記錄」之波斯文譯本。(我現在在突厥語原文中尙未檢出，或者其中未用此字。)然而又可證明這是一箇蒙古語著錄之字，考所謂 Darmabala (Dharmapala)「寡婦的聖旨」，是用八思巴 (*phags-pa*) 字母寫

的，有人考訂他的年代是一三〇九年同一三二一年。然而也可說是一三三三年，這道聖旨說有一箇「保定」*čhoigā*，此字經 *Pozdněv* 在蒙古字典中檢出，就是漢語「路」之對稱，同一寫法及同一訓義，並見於一三二四年之蒙、漢文聖旨碑。註五復次尚有未曾刊布之一三六二年漢、蒙兩體大碑文，是用畏吾兒字寫的。其中言有「Isina 之 *čoligā*」，這就是元代之亦集乃路，Marco Polo 之 *Ecin* 今之 *Etsin-ghol*。此字連同「路」的訓義，曾用 *čhol-kha* 的寫法，移植於西藏語中。註六八思巴字母的譯寫，同西藏語的假借，可以使人假定他是出於蒙古語之 *čoligā* 一字的。可是此字今所未識，如此看來，確有兩箇不同的字，如 *Vuillers* 所默認者。可是他的 *joligā* 好像應讀若 *čoligā*，而他的 *čoligā* 應爲 *joligā* 或 *jilgā*。我對於尋求彼此二字之波斯語的起源，並不見有何種理由。註七

註二 關於突厥語之 *čol* 者，可參考 *Radlov III, 2043*。關於蒙古語之 *čol* 者，*Kovalevskii* 同 *Golstunskii* 皆訓其義爲「泥」，並假借有「污穢」之義。可是在他們所舉諸例之中，有幾次訓爲「荒野」。他們在翻譯下面兩語之中，可有一種矛盾，*čol oro* 猶言進入 *čol* 者，則譯作進入「有水的低地裏面」。又如 *čol gaojar* 猶言 *čol* 之地者，乃譯作「無水之地」。或者對於此二字在此處有所混解。（設若 *Kovalevskii* 所指訓義爲「泥」之 *čul* 韻母加得不錯，其爲混解

無疑。總之，çöl 一字訓爲荒野，已早見於蒙古語中，曾爲元朝祕史第一八八則所著錄，並在刺失德丁書相對的波斯文記載裏面亦作 çöl（參考亞洲報一九二〇年刊上冊一七六頁、一七八頁、一七九頁，惟一七八頁註二所引之 Trudy，應作第十三冊，原誤作第十五冊。）Ibn-Muhammad 之字典，在突厥語部份中未言 çöl，然在蒙古語部份中則有訓作荒野（bari）之 çöl，可參考 Melioranski 撰文，見 ZVOIRAO, XV, 132°（其中 çöl 之韻母是不對的。）考蒙古語之十地經（Dasabhumikasūtra），即以 çöl 對漢文之曠野，同梵文之 aravi，可參考 J. Rahder 撰十地經疏。（Rahder 並指出有一箇相等的西藏字 mya-nam，訓爲「憂苦」，「困難」，顧蒙文本必是從西藏文本翻譯的，好像在現在西藏文本中曾將 mya-nam（憂苦）同 mya-nam（沙磧）兩字混而爲一。）此外 Kovalevskii 僅在諸字典中檢出 çöl 之兩箇西藏語的對稱。一箇是 phyan，沒有見着名詞，僅僅見有動詞，其意似是「浪遊」。至若別一字 gdon-dun，就是西藏語通常訓爲荒野之字。因爲刺失德丁書中有此訓作荒野之 çöl 字，所以此字曾爲波斯語字典所收（參考 Vullers, 602），可是 Vullers 並未說他認定 çöl 是一箇波斯語的字。

註三 或者 Vullers 想到 çölga 是從突厥語的 çöl（荒野）同波斯語的 ga（地方）兩字構成的，

而 Radlov 僅僅將他抄錄，可是這種假定並無價值。案 *čei* 與 *jölga* 發聲之不同，*Vambey* 曾在察合台語研究二八一頁中說過，可是 *Pavet de Courteille* 在東突厥語字典二九八頁中並未言及。

註四 如果元朝祕史之譯寫正確，則應寫作，*jölga*，而不應隨 *Kovalevskii* 寫作 *jülgä*。又考

Rudnev 在其所撰之 *Materialy po govoram Vostočnoi Mongolii*, I. c. 90. 中，對於蒙古文保存 *jülgä* 的寫法，並指出鄂爾多斯 (*Ordos*) 方言中之 *jölge*，此字好像證明古寫 *jülgä* 之是。此外還有一箇突厥字 *jüghä*，訓爲「灌溉的川谷」者 (*Radlov*, IV, 128)，在新疆西南同吐魯番一帶時常使用，或者他同 *jülgä* 沒有關係。

註五 參考沙畹撰文，見通報一九〇八年刊第五十四碑第十七行。

註六 參考 *Sarat Chandra Das*, p. 428. 西藏語字之本意，曾經 *Huth* 之蒙古佛教史第二篇一四七頁明白著錄，此處以西藏之三 chöl-kha (或三路)與中國本部之十三省 (*Khri skor*) 又第二篇二二頁之 *mučä*，即是蒙古語之 moj，漢語曰省。)相對稱。案 *chöl-kha* 之借用，未見 *Lauter* 之西藏語中之借用字 (通報一九一六年刊四〇三至五五二頁)著錄，在他的支那伊蘭補註五九一至五九七頁中，亦未見之。

註七 突厥語中還有一箇表面與 *ölge* 相同的字，亦訓作「疆域」同「州」，此字就是察合台語同 *Osmanlı* 語中之 *ölke* (*ölge?*) (*Radlov, I, 1253*)，此字除見 *Abuşqa, 113—114*。外，未詳其沿革。

三四三頁註一：我以爲正當的寫法，應作 *Qatir-Buqu-khan*，這箇多少附帶傳說之第一箇畏吾兒汗的名稱，*Juvaini* 寫作 *Buqu*，刺失德丁則寫作 *Büqu*。註八至若在用「空樹幹」的意思解釋其固有名稱方面，好像欽察 (*Qit'äq*) 也有同畏吾兒 *Buqu* 或 *Büqu* 汗之相近的傳說。

註八 *Büqu* 是蒙古時代中國載籍的名稱。（參照亞洲報一九二〇年刊上冊一五八頁，通報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刊一三四頁）*Berezin, Trudy, V, 111—112 & VIII, 112*。中著錄之 *Tügü*，應改作 *Büqu*。案 *Berezin* 所譯刺失德丁書之文，以其事繫於乃蠻 (*Naiman*)，由此可見 *Büqu-khan* (不可汗) 的傳說，在全突厥世界中，或者並在突厥蒙古世界中很流行。（鈎案不可汗的名稱，見元史卷一二二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傳。）

三六二頁註二：討伐蔑兒乞 (*Merkit*) 的時代同地域，我以爲尙有疑義，我曾在亞洲報一九二〇年刊上冊一六三至一六四頁略爲言及。可是對於這件問題，必須撰一專文，所

以著者在此書中，同我在此書評中，皆不能作詳細的討論。關於 *Çang-baligh* 或 *Çam-baligh* (彰八里) 者，我曾鳩集了不少漢文記載，還須加入 *Tarih-i Rashidi*, p. 291 之文。此外在 *Semiréc'e* 之一景教碑中，好像有 *Çun-baligh* 的著錄，可是未爲人所識。(參考 *Chwolson, Syrisch-nestorian. Grabinschriften, Neue Folge, 1897, p. 28*)

三六二頁註四：桑昆 (*Singün*) 的本人名稱(在元朝祕史裏面實應作 *Sängün*，我將來在我的蒙文本中別有說明。)在元史同聖武親征錄中，皆作「亦刺哈」就是在與上面兩部漢籍同出一源的刺失德丁書中，亦作 *Ilqa* (*laqa?*)。註九可是在元朝祕史(一六五則、一六六則、一六七則)中皆作 *Nilqa* (你勒合)，這兩種寫法，好像是彼出於此。我曾在一九二〇年(亞洲報上冊一七六頁)假定，以爲「亦刺哈」的寫法，是出於 *Nilqa* 的，或者因發聲的鼻音在方言裏面喪失，或是因蒙文原本原有脫誤。緣在古時表示發聲之標點，常不標明，所以就譯作「亦刺哈」了。我意以爲桑昆是王罕 (*Ong-khan*) 最幼的兒子，而 *nilqa* (今作 *nilgha* 此言小孩) 有時具有「最幼」之義。註一〇著者現在引證 *Nasiru'd-Din Tusi* 所著錄的 *Ilqa*，這箇寫法可以上溯到刺失德丁書、聖武親征錄、元史等書同本之源。然而至少可以證明 *Ilqa* 或 *Ilaga* 的寫法，在此源中早已有過。此外攻取報達 (*Bagdad*) 時，波斯有箇